

視病如親

唐代醫家孫思邈及其醫著《千金方》

吳璧雍

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

孫思邈是第一個用文字闡述醫生的職業倫理和道德情操的醫家，他強調醫學與醫德並重。

千金方一書因此一再刊刻傳抄，流布中外。...

前言

年初，一個家暴案件所引發的醫事糾紛，牽動了整個社會的神經，媒體稱之為地球事件，一時之間人人都成了評論家，有人抨擊醫生品德低下，有人大罵醫院官僚、勢利，也有醫師開始檢討當前醫療制度的缺失，無論如何，沸沸揚揚了一陣子之後，小女孩走了，新聞也沈寂了。

事實上，醫療一事與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面對醫生，我們尊重他的醫療專業與醫學判斷，但也知道每個醫生都被網絡在一個龐大的醫療體系中，其間有利益的糾葛、權勢的對抗、制度的束縛，醫病關係的愛恨情仇等等，可謂盤根錯結，紛亂難解。但由於現代醫師一直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較優厚的金錢報酬，故一般人對醫師的要求自然提高。其實，既以醫師為一志業，則自公元前四百年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7 B.C.）所提倡的：「要有盡心救助病患的仁愛胸襟」，兩千多年來，並沒有因時空、地點、環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今天醫學系學生要成為醫師時的誓詞，無論詞彙如何修正，其基本精神還是以希波克拉底所強調的：「余必依余之能力與判斷，以救助病人，永存損害妄為之念。」為主要的宣示內容。

希波克拉底，希臘的醫學始祖，出生於寇斯島（Kos），反對用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來醫治病患，可

說是理性醫學的啓蒙者。而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東方也有一位名號叫扁鵲的，在黃河流域一帶行醫，也要大家相信醫師，不要相信巫術；由於他對人體的臟腑結構、血脈運行有極深入的了解，故救人無數，行醫事蹟傳播四方，但似乎沒有一份正式的文字資料記載下來，一直到西漢時的史官司馬遷，才將這些流傳於民間的事蹟寫入《史記》，其中為魏國太子治病的那一段，司馬遷寫來真是神奇有趣，又充滿著科學精神，令後人稱頌不已。雖然至今仍無法確定扁鵲有哪些醫學著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也和希波克拉底一樣，對那些尚有一絲希望的病患盡心盡力，有一定的道德修養和仁愛胸懷，又深通脈理，故後人認為現存的《黃帝八十一難經》是他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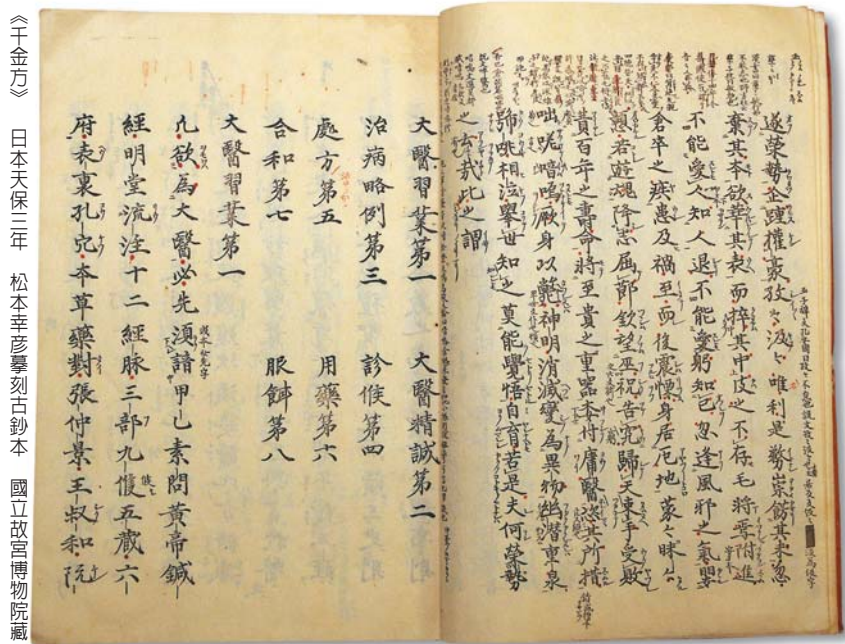
扁鵲用行動來表現身為醫生應有的專業和道德修養，唐朝人孫思邈則將這些醫生應具備的倫理道德和專業精神寫入自己所編撰的醫書《千金方》，而且放在卷一的前兩章，宛若全書的精神標竿。

孫思邈其人

孫思邈，隋唐之際人士，《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列傳〉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入唐

之後，據說唐太宗、高宗都要授以爵位，但他堅持不肯接受。不過，當時許多名士，如孟詵、盧照鄰等人都拜他為師。公元七世紀中葉，孫思邈完成了《千金方》一書，內容包括婦、兒、內、外、五官各科及養生、食療、藥物保存法等，總計二百三十二門，五千三百多方，是現存最早的醫學百科全書，但個人認為，這一部書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是第一個用文字來闡述醫生的職業倫理和道德情操的醫家，強調醫學與醫德並重。

雖然他在正史中不是被列在〈方伎列傳〉，就如《新唐書》列在〈隱逸傳〉中，多少顯示醫生的社會地位不是很高，不可與士大夫之類的知識份子同日而語；譬如同為唐朝人的韓愈，他在〈師說〉一文中，就把醫生和巫、樂師、百工之人並列在一起。而事實上，良醫救人性命，豈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反過來說，誰不需要醫生？我們生命的安否本來就得靠醫生來維護。孫思邈把編撰的醫書稱為《千金方》，並不是為了彰顯自己的著作有多珍貴，而是看重人生命的價值，故《千金方·序》有言：「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為名也。」而對生命的尊重，正是醫者為醫的基本理念。



《千金方》 日本天保三年 松本幸彦摹刻古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醫習業與大醫精誠

這是孫思邈開宗明義的兩章，他認為如果「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一旦「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只有徒為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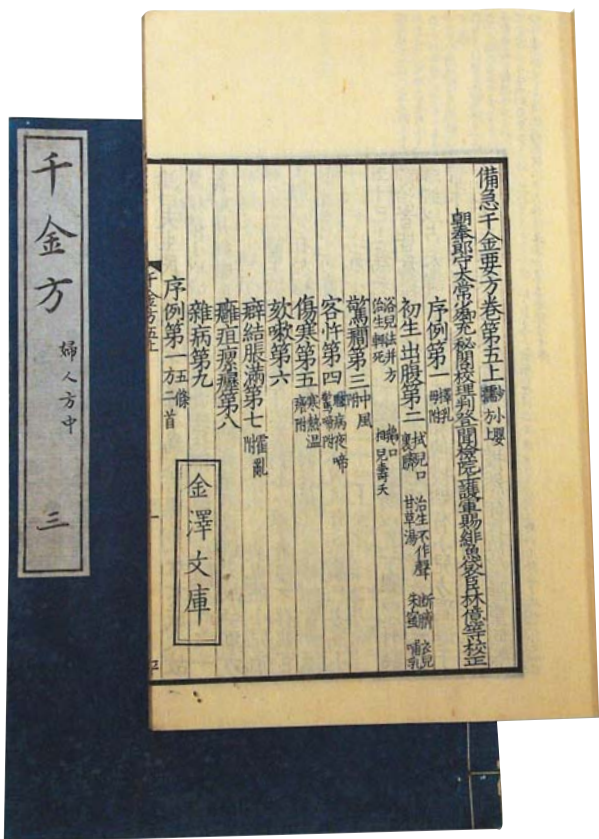
泣而已。所以人要求醫，當然得尋找好的醫生；而相對的，身為醫者，他的任務就是要救人性命，因此，孫氏強調，凡欲為大醫，首先要有相當的專業知識，必須諳熟人體的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裡孔穴，以及本草藥對，故得熟讀《黃帝素問內經》、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張仲景的《傷寒論》、王叔和的《脈經》以及其他相關的醫籍；其次對本書所纂輯的各種處方，要尋思其妙理，仔細鑽研，「始可與言於醫道」。千萬不要以為「讀方三年」，便說「天下無病可治」，其實「治病三年」，才知「天下無方可用」，因為「病有內同而外異，亦有內異而外同」，變化難測，必須用心精察，才能看到證候所在。而且醫術本非神授，所仰賴的還是醫者的精誠和孜孜不倦的研讀。

有了專業知識，孫思邈更重視醫生為人治病時的心態和道德修養。他說，凡大醫為人治病時，首先自己當保持「安神定志，無欲無求」，用慈悲救苦的心情去面对前來求診的病人，不管他是貧賤還是富貴，年長還是年幼，聰明還是愚昧，妍美還是醜惡，華人還是洋人，親人還是仇敵，都必須「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也就是把他們看成自己的親人一般。診病時，要仔細觀察，認真尋思，不能率爾給藥下針，即使面對急診必須速救，也當鎮定而不惑。在態度上，不能戲謔誼嘩，道人是非，也不

能炫耀自己的聲名或訾毀其他的醫生，尤不該利用自己職務上的專長或便利來經略財物，總之，尊重同道、謙遜律己，但存救苦之心而已。

《千金方》的傳承

公元七世紀中葉，孫思邈完成了《千金方》一書，由於印刷術尚未發達，故大多以手抄的方式流傳，如宋人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十〈杜大舉〉條：「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



《備急千金要方》 日本嘉永二年江戶醫學院館影刊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鬻書自給……嘗手寫孫思邈《千金方》鬻之。」由此知，像《千金方》這樣一套大書，到宋初還是有人抄寫來賣，不過其間脫漏、訛誤在所難免。《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到了北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當時的樞密使韓琦就提出：「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千金》、《外臺秘要》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開寶中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於是仁宗立時下詔編修院設置校正醫書局，命集賢院崇文院檢討掌禹錫等四人並為校正醫官，《千金方》也在這一計畫下重新校正刊行，並且正式以《備急千金要方》為書名。當時的校正醫官林億等人還寫了一篇序和方例，說明古今斤兩大小之差、古今藥名詳略之別、古今病名之異；或本為一物卻被誤作二條，如訶黎勒即訶子；或名同而實異。或像「白朮」，林億認為「古書惟只言朮，近代醫家咸以朮為蒼朮，今則加以白字，庶乎臨用無惑矣。」即林億等宋臣把《千金方》原寫「朮」的地方全改成「白朮」，成為判別校本或未校本的有利根據。此校本於北宋治平三年（一〇六六）首刊，可惜已不可見。

今存世最早的已校刊本為南宋本，現藏日本千葉縣左倉市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森立之等編纂之《經籍訪古志補遺》有著錄，知原為米澤上杉家



《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元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舊藏物，昭和五十

一年由日本

政府出錢購

藏。此本在

江戶時代

曾奉命

由江戶

醫學館翻

刻出版，

當時誤以為

是北宋本，

故卷末有「嘉

永紀元江戶醫學

北宋槧本影摹開

彫」之木記，其實

是南宋刊本。

元明以後續有重

刊，院藏元刊本《重

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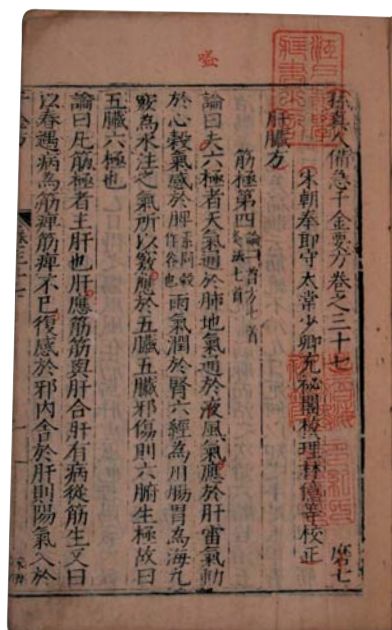
方》三十卷，原為日本

醫官小島寶素舊藏，不知何時為藏書家沈仲濤先生所購得，民國七十年由沈氏捐贈本院。另一殘卷（存十卷）為光緒年間楊守敬購自日本。從現存資料來看，明代的重刊本不少，有根據元刊本所雕梓

的三十卷本，如《經籍訪古志補遺》所提之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慎獨齋劉氏刊本；一為流行較廣的是九十三卷本，這是根據《道藏》所收本重刊，分卷較多，目前所見最早的刻本為明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喬世定小丘山房刊本。此後有萬曆十六年本、萬曆三十一年本，本院所藏即為萬曆三十一年新安方中醫校刊本。入清以後，康熙、同治皆有翻刻，即連《四庫全書》所抄錄亦九十三卷，一般以為訛脫較多，皆非佳槧。

另一方面，未校本並未因既校本的刊行而消失，譬如唐慎微於大觀年間完成的《經史證類本草》所引用的《千金方》應即未校本。目前存世最早的未校本也是南宋刊本，名《重雕孫真人千金方》，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明萬曆三十一年新安方中醫校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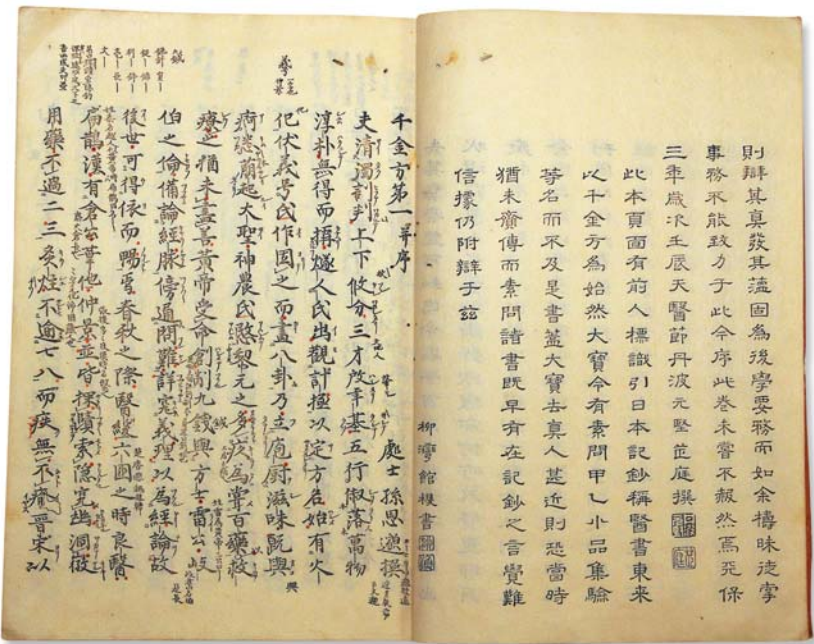


原為陸心源舊藏，陸氏沒後，其子陸樹藩將父親的
函宋樓藏書售予日本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故今藏
於日本靜嘉堂文庫。日人小曾戶洋從避諱缺筆考
查，認為是南宋光宗以後的刊本。此本現存卷一至

五、卷十一至十五、卷
二十一至三十，凡二十
卷，其餘用明慎獨齋刊
本配補。

根據目前仍傳存的
九世紀末藤原佐世所編
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
錄》，著錄有「千金方
三十一 孫思邈撰」，
知此書的手抄本曾隨遣
唐使被帶到日本，而且
之後也常被日本醫家所
引用；至少在十世紀
時，如深根輔仁的《本
草和名》、源順的《和
名類聚抄》及丹波康賴
所編纂的《醫心方》皆
引用過。此抄本在日本
應曾被輾轉傳抄，今日
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一

《千金方》 日本天保三年 松本幸彥摹刻古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係日本正和四年（一三一五）和氣嗣成的手抄
本；天保三年（一八三二），江戶的松本幸彥曾影
摹刊行，雖只餘一卷，但多少可窺得孫思邈原本的
真實面目。

結語

《千金方》是一部綜合性的醫學著作，除了序
例外，每一門類皆有論有
方，有承自前人的醫論和
經驗方劑，也有孫思邈的
個人創見，由於沒有注明
出處，故不易分辨，但將
醫德的重要性訴諸文字，
確為首見。

而本書把婦產科和小
兒科列在全書之首，可看
出孫思邈對婦人小兒的重
視，如在《求子》一章中
指出：「凡人無子，當為
夫妻俱有五勞七傷，虛羸
百病所致。」強調婦女不
孕並不是婦女單方面的問
題；對小兒，尤其初生嬰



兒，從拭口、洗浴、哺乳到衣著等護理保育方法，都有專章敘述。

此外，孫思邈有一卷專門敘述解毒，尤其是解五石之毒。所謂五石，指的是五種藥石，包括紫石

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石硫黃，是魏晉以來就流行在士大夫之間的一種興奮劑，很像今天的迷幻藥，吃多了如果沒有毒發身亡，也會終生殘廢。孫思邈對此相當反對，他說：「石在身，萬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又說：「余自有識性以來，親見朝野任人遭者不一，所以寧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識者遇此方即須焚之，勿久留也。」他希望此方從此湮滅，以免為害生靈。孫氏此言，在今天依然發人深省。

又《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千金翼方》三十卷，亦孫思邈所撰，按林億進呈表云：「撰千金方三十卷，辨論精博，囊括眾家，高出於前輩；猶慮或有所遺，又撰千金翼方以輔之，一家之書可謂大備矣。」此書特別重視藥物的收採時節和貯藏方法，並詳注各種藥物的性味、功能、主治、炮製方法等等，對藥物學的知識提供不少新的見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此書中記錄了一些外來的方藥，如耆婆丸、耆婆湯、阿伽陀圓或蠻夷酒之類，多少可以看出唐代對外貿易或文化交流。

參考資料

1. 甄志亞編撰《中國醫學史》，知音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2. 小曾戶洋撰《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東京：塙書房，一九九六年。
3. 《千金方研究資料集》，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